

田中角荣

我的履历书

商务印书馆



我的履历书

〔日〕田中角荣著

秦 新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72年·北京

私の履歴書

著者 田中角榮
发行人 佐久间 央
发行所 日本经济新闻社
昭和四十一年五月一日初版
昭和四十七年四月一日七版

内部读物

我的履历书

〔日〕田中角荣著
秦 新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字数 58 千字

1972年8月第1版 197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0 册

统一书号, 3017·138 定价, 0.37 元



田 中 角 榮

目 录

自序.....	4
祖父是木匠，父亲是牛马商.....	7
除夕增岁，必吃大马哈鱼.....	9
使家人提心吊胆的幼年时期.....	12
任劳任怨的母亲.....	15
至诚的人，真正的勇士.....	18
扮演“辨庆”，治好了口吃.....	21
念及母亲辛苦，进了高小.....	24
土工是地球的雕刻家.....	27
在柏崎土木办事组的生活.....	30
离别故乡，难忘母教.....	34
东京可不是个好玩的地方.....	37
到建筑公司当徒工.....	40
繁星之夜，被警察逮住.....	43
在马路上赌钱，被抢去了手表.....	46
脱离建筑公司，充当见习记者.....	50
因母病回到久别的家乡.....	53

感激店主夫妇的宽宏大量	56
向往海军军官	60
因母病放弃当军官的志愿	63
和理化研究所的奇缘	66
初见大河内先生	69
辞退建筑办事处工作之夜	72
十九岁独立创业	76
“胡子”的来历	79
雪夜良宵，美人自荐	82
一项设计，获得巨金	85
征兵体检合格，当了骑兵	88
到“遥远的满洲”去	91
考核那天接到大妹妹去世的噩耗	94
重病缠身，被送回国	97
病危两周，九死一生	100
为人作嫁结姻缘，海誓山盟成佳话	103
在朝财产，慷慨赠送	106
为进步党的总裁选举解囊相助	109
在“初生之犊的吼声”中第二次竞选当选	113
作者简历	117

出版说明

本书系日本现任首相田中角荣亲撰的自传。1966年出版。发行前曾在《日本经济新闻》的“我的履历书”专栏连载。书中着重记述了田中角荣从经营实业到步入政坛的经历。内容除涉及个人家庭、历史、经济背景、政治主张、思想作风外，还联系到当时日本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情况，对于了解田中本人以及日本有关概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翻译时一般采用直译，少数地方采取意译。书中注释，凡属作者加的，一律加以标明；其余均系译者加的。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在译校编印过程中，难免有不完善和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2年8月

目 录

自序.....	4
祖父是木匠，父亲是牛马商.....	7
除夕增岁，必吃大马哈鱼.....	9
使家人提心吊胆的幼年时期.....	12
任劳任怨的母亲.....	15
至诚的人，真正的勇士.....	18
扮演“辨庆”，治好了口吃.....	21
念及母亲辛苦，进了高小.....	24
土工是地球的雕刻家.....	27
在柏崎土木办事组的生活.....	30
离别故乡，难忘母教.....	34
东京可不是个好玩的地方.....	37
到建筑公司当徒工.....	40
繁星之夜，被警察逮住.....	43
在马路上赌钱，被抢去了手表.....	46
脱离建筑公司，充当见习记者.....	50
因母病回到久别的家乡.....	53

感激店主夫妇的宽宏大量	56
向往海军军官	60
因母病放弃当军官的志愿	63
和理化研究所的奇缘	66
初见大河内先生	69
辞退建筑办事处工作之夜	72
十九岁独立创业	76
“胡子”的来历	79
雪夜良宵，美人自荐	82
一项设计，获得巨金	85
征兵体检合格，当了骑兵	88
到“遥远的满洲”去	91
考核那天接到大妹妹去世的噩耗	94
重病缠身，被送回国	97
病危两周，九死一生	100
为人作嫁结姻缘，海誓山盟成佳话	103
在朝财产，慷慨赠送	106
为进步党的总裁选举解囊相助	109
在“初生之犊的吼声”中第二次竞选当选	113
作者简历	117

自序

去年晚秋的一天早晨，《日本经济新闻》社政治部部长新井明君突然来访。那时参议院正在继续审议难产的“日韩条约”，弄得我心绪缭乱，神情不安。他来访的目的，是想把我的履历刊在《日本经济新闻》“我的履历书”专栏同读者见面，该项专栏已连载十余年。我在昭和22年(1947年)选举中，初次当选为众议员。当时新井君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他为了声援我竞选，在积雪犹深，春寒料峭，有时溅着雪花，冻得人体欲僵的早春里，带领十名学生奔波了一个月。他就是和我有过这样友谊的老相识。此次来访的深情厚意，我是很能理解的。不过，我年未五十，经历的事也不多，骤然要把自己的履历公诸于世，总不免心存顾忌和难乎为情，犹豫不决，因而要求让我稍加考虑。

快过年时，又来催促。可是我正在编造41年度(1966年度)预算，没有多余时间处理这事。一天天拖下去，给报社添了很大麻烦。进入正月，政治部副

部长和田正光君被指定为报社和我之间的联系人，从此索稿简直成了压力。我与和田君的关系非常亲密，他时而巧言诱劝，时而适当地略施压力，使我不能无动于衷，终于厚着脸皮约定自2月1日起，连续刊载三十次，从而开始写起“我的履历书”来。这正是1月20日之后的一天的事。

作为政治家也好，实业家也好，我仍在供职。因此我避免写与当前现实有牵连的事，或涉及目前担任现任职务的人。决定只写我的幼年时期到青年时期，写到战后我的命运与日本的历史共同发生巨变，因而要重新做起之日为止，即我所经历的二十七、八年之间的事情。

既然叫作“我的履历书”，就确定了从第一页开始，全部由自己撰写的原则。但最初刊载的五篇，因实在忙不过来，不得不采用经我亲自斟酌修改的口述记录稿。从第六篇起，我设法挤出了时间，因而能用所写手稿滥竽充数，这至少不失为一种幸运。

我把重点放在写实方面，克制了描写有趣故事的念头。我从小学起，每天记日记。昭和14年(1939年)3月，离开了日本去满洲入伍服役时，曾将过去的相册和全部日记统统托“我的意中人”保存。后来，她家遭到台风和洪水的袭击，我的相册、日记和

她家的财物全部付之东流，因此现在大部分手稿全凭记忆写成。

光阴荏苒，往事历历，记忆犹新。每忆故知旧友，顿觉兴味怡然。预定的三十次没有写完，又要求报社延长五次。当我终于写完最后一篇时，重新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总而言之，到今天为止，尽管不是尽如人意，但我毕竟未遇大的挫折而走过来了。在这条道路上，我所蒙受的母爱和社会上人们对我的善意，给我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

我总是在报社快要截止收稿时，才送去手稿，给《日本经济新闻》社文化部部长深谷、副部长川本添了很大麻烦，在这里再次表示歉意。同时，向给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的编辑局局长中川，致以由衷的感谢。

昭和 41 年(1966 年)5 月

田中角荣

祖父是木匠，父亲是牛马商

大正7年(1918年)5月4日，我生于新潟县刈羽郡二田村。该村位于越后平原中部。从以民歌闻名的柏崎乘越后线火车去新潟，第五站的西山车站就是二田村(现在是刈羽郡西山町——作者注)。

我村处在沿海隆起的群山和由柏崎连绵到长冈的山脉之间。是一个小而谧静的村庄。约在四、五百年前，有十八家老农户开辟了二田村坡田，我们老家便是其中之一。

从前，这个地方是攀登本地庄园主梅津半左卫门的城堡二田城的要道。象城下镇一样，充满沉寂的气氛。这里寺院很多。在将近二百户的村庄里，有圆满寺、福藏院、般若寺等不少寺院，好些地方也用大法寺、圆通寺、地藏院等名称。

当时，村里大多是农户。由于近山，所以多数农户拥有水田和山林，平均一户有不到一町步的七、八反田地(约合十一、二亩)，每年可收五、六十包大米。烧柴采自本家山林，还多少有些木材。从大正到昭

和初期，西山还出产丰富的石油。

一家之中，有家长 and 长子等一两个男劳力到日本石油公司西山矿业所去当工人，不少农户每月都有现款收入。即使全日本处在萧条时期，而西山仍然兴旺。它与纯农村有所不同，它的环境优越。

我家也有八、九反田地（约十二、三亩）。不过，我家不以农业为主，这在农村是少见的。祖父名舍吉，是一位相当出名的寺院、宫殿木匠，同时也经营土木建筑包工业，为建筑学校和村公所而到处奔忙。由我祖父包工营造的建筑物，有不少至今尚存。

父亲名角次，是牛马商。当时牛马商的执照是警察署颁发的，所以警察和税务署的官吏每隔两、三个月就来查一次账。我记得他们有时和父亲一道喝酒。现在说来，我认为我家可以算是自由职业。

祖母名阿米，是地主女儿，传说当年她是村里三个美人之一，长得非常漂亮，见识很广。患有哮喘病，没有下过田。所以不到一町步的田地，只靠母亲一个弱劳力。

在农村来说，我家是相当富裕的。我三、四岁时，有一天父亲购买的牛运到西山车站。装在几节车厢里，大概有五十来头。村里的年青人齐聚我家。因为是傍晚，所以烧着篝火。母亲忙着给青年人煮

饭，当然村里的姑娘们也在厨房帮忙。这时我问父亲：“这些牛是那儿的？”“从敦贺来的。”“敦贺有这么多牛吗？”“不是的，是从敦贺对面的朝鲜买来的。”“佐渡也有牛，为什么从那么远的地方买呢？”父亲回答说：“佐渡牛角长，看起来雄壮，但是朝鲜牛驯服，适合于耕田。牠虽然个头小，可是便宜、结实，并且容易长肉。在春秋农忙季节，用牠耕田，到冬季把牠养得肥肥的，翌春便做为食用牛运往东京一带出售。”

这是我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到的会打算盘的谈话。可是，有一次当我接近据说非常老实的朝鲜牛时，牠却突然朝我冲来。我想“这可和父亲所说的情况不一样！”害怕得拔腿就跑，可牛也咚咚地跟着跑。我终于爬上晾晒稻捆的稻架上紧张地往下看，牠却躺在稻架下一动也不动。这时我恼火地想：“我长大之后，绝不当象父亲那样的牛贩子。”

除夕增岁，必吃大马哈鱼

父亲的理想是在北海道的月寒建设个大牧场。他对改良牛种是很积极的。曾计划从荷兰输入种牛。当时一头霍尔斯坦荷兰种奶牛价约一万五千元

左右，而一包大米则为六、七元。父亲的计划是买三头霍尔斯坦奶牛，把两头送到月寒，另一头放在新泻当奶牛用，总共需要四万五千元，尽我家所有的财产也还不够。父亲就卖掉手里的山林，又从附近的有钱人那里筹借了一点资金。真是劲头十足。

不久，接到牛已运到横滨的通知。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母亲慌慌张张地跑进屋里。平常她总是笑容满面，这天竟悲伤起来，并同父亲悄悄私语，父亲也带着生气的样子。过一会，村里的青年们拉着大车来到我家。原来买来的三头牛中，已有两头由于长途运行的疲劳和天气的炎热引起霍乱而死亡。另一头也奄奄一息，把牠卸在院里的席子上。虽然经过兽医精心治疗，结果还是死了。于是把牛埋在我们家旁边的山洼里，然后栽上一棵小松树，现在这棵松树已长成几人抱的参天大树了。那天夜里，院子里挤满了人，酒喝到天亮。我父亲平常即使喝醉也不乱来，但是那天晚上竟大声喊叫。从这时起，兴旺一时的父业就逐渐地衰败了。

父亲还经营过养鱼业。附近有个水池叫松泽池，在那里放养鲤鱼。每年秋天的十一月左右为捕鲤季节，下网捕鱼，以供出售。可是有一年夏天，炎热异常，父亲忽然对我说：“怎么样？今天要捕鱼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高兴得跳起来了。然而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样的热天捕鱼呢？”其实，因为久旱不雨，田地需要水，为了把池里的水全部放出，非捞鱼不可了。那时，几百条鲤鱼在一个晚上就死掉了。我记得，当时曾把约二贯匁、三贯匁（一贯等于三点七五九公斤。一贯匁等于千分之一贯）的鲤鱼，装在篮子里，分送给村里人吃。

父亲明明知道，这时候捞鱼就会死掉很多，也知道今后就没有多少机会带我去捞鱼了，可能是由此缘故，过去他从没叫我去捞过鱼，这次才带我去。正如死牛的事一样，我深深感受到父亲当时的痛苦心情。

我家每当除夕，必吃增岁的大马哈鱼。吃的方式是，从鱼头起按男子年龄长幼顺序吃，先是祖父，接着父亲，然后是我，吃到鱼尾，再由祖母、母亲、女孩子们按顺序吃。有一天秋祭，我跟母亲到邻村的外婆家。这栋房子叫麴屋，估计昔日一定经营过麴子。当天请我吃烧鳕鱼，我一看，给我的是鳕鱼腹部的一块，而女孩子却吃着鱼头。我一直相信男子应当吃鱼头，女子就该吃鱼尾，于是感到很不愉快，就嚷起来了。一个有亲戚关系的老头对我说：“你来作客，就要吃分给你的一份”，然而我却大叫大闹说：